

论吴组缃小说的审美意蕴

——兼与夏志清先生商榷

吴 夜

(黄山学院 社会科学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深厚的中西文学素养及儿时乡村生活经历使吴组缃的创作在充分吸收以往小说优秀技巧的同时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但因自身文化底蕴的缺乏,作者无法站在人类、人性高度俯视芸芸众生。这极大制约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深度。

关键词:吴组缃;情景交融;悬念设置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0)06-0074-05

伴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借鉴浪潮和新文化运动的隆隆炮声,以孔孟之道构建的伦理大厦顷刻间土崩瓦解。“与传统的告别,对未来的憧憬,个体的觉醒,观念的解放,纷至沓来的人生感触,性的苦闷,爱的欲求,生的烦恼,丑的现实,个性主义,虚无主义,人道主义”^[1]等诸多问题撞击、困扰着热血青年。加之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争相斗艳,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文学团体蜂起林立,同时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学样式相继问世,暮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忽如一夜春风来”,瞬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在这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文学天空里,鲁迅因其敏锐深邃的思想批判和多样化的创作手法,开创了短篇小说新的范式,当之无愧成为文坛盟主。茅盾在宽广宏大的场景描绘中积极探索长篇小说的内在结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影响深远。此外,巴金的热情、老舍的诙谐、钱钟书的幽默、沈从文的恬静、徐志摩的灵动、郁达夫的苦闷、周作人的典雅、赵树理的通俗均倍受不同读者群的推崇、喜爱。觉慧、鸣凤、祥子、方鸿渐、翠翠等人物形象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相比之下,吴组缃这位从安徽农村走向文坛的青年作家不免相形见绌。其本人因数量不多的短篇小说及散文和仅有

的一部长篇小说不仅在当时未能受到广泛关注,在日后的文学史中亦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但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却出人意料地将吴组缃设专章论述,与鲁迅、茅盾、老舍等翘楚并驾齐驱,并认为在左翼作家中,其艺术成就最高。平心而论,在思想深度、场面宏大、创作数量、题材多样化方面作者的确难以与上述作家同日而语。但在文本自身必定存在不俗的技巧和贡献,否则便无法获得身居自由主义立场的夏志清的厚爱。因此结合20世纪上半叶政局多变、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系统地勾勒、解析作者的创作历程,探寻其思想衍变,发现其艺术价值与局限,弄清其遭遇冷落的原因,给作者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当是不无意义的。

—

吴组缃小说虽无宏大场面、复杂情节、新奇结构,但他勤于探索,充分吸收古今中外优秀作品创作经验并以朴实、平易、准确、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短小,却巧妙地将景色、人物、情节、社会等诸多要素加以融合,在通晓畅达中彰显其独特的艺术内涵,令读者耳目一新。此外,小说在叙述中融入了大量方言土语及民俗风情,散发出浓烈的乡土气息,

收稿日期:2010-03-23

作者简介:吴夜(1983-),安徽泾县人,黄山学院社会科学系教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更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意蕴。

(一)对传统文学技法的借鉴

吴组缃儿时长期接受私塾训练,熟读《论语》、《庄子》、《史记》、六朝散文、唐诗宋词等文史经典,对《聊斋》、《金瓶梅》、《西厢记》、《水浒》、《红楼梦》及武侠、志怪、公案小说亦倾心有加。成年后又受新文化运动熏陶,对西方小说亦产生浓烈兴趣。故一旦进入创作,其作品不仅在结构框架、场景布置等外在形式上深得西方小说要旨,字里行间更流淌出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

1.以景抒情,情景交融

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一大特征是诗画相通。比如中国画,讲究衬染,它在画幅背后先染以同类色,然后在其正面用薄粉分染,以增强画面的空间感、层次感和明暗关系。同样,风景这一最能烘托气氛、渲染主题、展露人物心境之物,自然倍受诸多作家喜爱。中国文学艺术中的描写虽无西方小说之缜密、详尽,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浑然一体的景色由于自身的“悦目,也由于艺术作品中的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形似:我们观察两者和比较两者之美时,同样获得快感”,^[276]由此而获得丰富多样的审美情趣。作者深谙古典文学趣味,自然对这一手法心知肚明。《菉竹山房》全篇除开头借“我”回忆二姑姑童年悲惨遭遇,对封建礼教未置一词。相反作者对姑姑寓所——菉竹山房及其四周景色却大肆描摹:阴森高大的房屋、暗绿色的石阶和地砖、散发霉味的空气、淡黄色且已剥落的燕子窝、上了锁的房门……灰暗的景色本已令人消沉,再加上面色苍白、步伐蹒跚的二姑姑阴沉低幽的话语,壁虎、蝙蝠的出没以及夜间“雨声虫声风弄竹声”的伴奏,兰花低幽地念晚经,墙壁上的《钟馗捉鬼图》,窗叶上的鬼影等更为阴冷、肃杀的场景,畏惧之感油然而生。作者以往的不少作品花大量笔墨从正面揭露少女在礼教残酷摧残、迫害下人性的扭曲变形,以及久居与世隔绝环境里的痛苦孤寂,这里却用一连串灰暗、阴冷的景物从侧面加以衬染。景物描写与主人公的性格、心境、命运因“两者的形似”,达到高度的和谐与默契,虽无浓墨重彩,但礼教之残酷却已尽情展现。同时,这些景物自身亦极大刺激了读者视、听、嗅等感官,满足了其审美期待。整部作品因优美的外在形式和严肃的思想内涵真正做到以景入情,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获得了持久的艺术魅力。

同样,在散文《黄昏》中,作者将乡村的衰败,百姓的流离放置在黄昏这一特定时间段,随着时间推移辅以一定的景物描写:“四周已经黑得一团漆黑”、“满天星斗”、“几点流萤”、“远处笛子二胡的合奏”、“松寿针匠夫妇的哭声笑声”、“三太太微弱的喊魂声”。首先标题“黄昏”借白昼已逝,暮色将临这一自然现象形象地传达出当时社会凋敝、衰败、暮气沉沉、行将就木的惨淡图景。其次这些幽暗灰冷之景宛如一张粉墨山水画,在深入人物心理,尽显人物恐惧、哀怨、绝望的同时,与《菉》文中景色的情感基调一样,留给读者诸多审美愉悦。

“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将古典文学常用的表现方法巧妙运用,充分发挥抒情、象征、暗示等多重功用,以简短的篇幅衬托出社会的状况及人物的心境命运等重要内容。言简意赅,事半功倍。

2.细致入微的人物塑造

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古今中外杰出作家都在为人物形象的鲜活生动孜孜追求。吴组缃小说以人物描写为中心,他说:“什么是写小说的中心?我个人以为就是描写人物。没有人,就无所谓时代与社会;没有写出人物,严格的说,也就不成为其小说。”就连特写、素描或散文,“写的还都是人物”。^[277]虽然单篇小说人物不多(《一千八百担》除外),但作者灵活运用中西小说塑造方法,或独采其一,或两者兼备,将人物的主要性格及其发展清晰地勾勒出来,从而达到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艺术效果。

古典文学塑造人物手法有二,其一利用景物象征功能从侧面烘托,前文已述。其二运用白描手法,摒弃浓丽的形容和繁复的修辞,用精准的笔触、简练的语言勾勒人物言行举止,借此传达其性格特征和内心情感。《栀子花》中祥发外出谋业选择黄道吉日,其大叔二叔告知北京未必安宁,他“脸红了”、“梗起两根青筋在太阳穴上”、“嘎嘣了许久”、忸怩地说:“北京总比家乡好”、“从前皇帝建都的地方呀”、“世运六十年一转,我想不久总要出一个真命帝主的”。这些描写不仅符合置身穷乡僻壤、深受传统思想侵染、老实憨厚且迷信迂腐的农民身份,更传达出主人公谋业养家的迫切心情。《泰山风光》结尾对收取香火钱道士的描写“一手握着敲磬的木槌,衣袖捋到臂膊上,敲一回磬,嚷一回,唾沫四溅,脸红耳赤”。短短30余字,道士视钱如命的贪婪嘴脸已不证自明。《一千八百担》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更为出色,义庄管事柏堂与商会会长子寿均想独霸公

粮,前者杜撰诸多困难掩饰自己阴谋,后者假借他人之需掩饰其虎狼之心。逼真的语言尽显两者口是心非、阴险狡诈。但作者尚嫌不够,更综合神态、动作、言语展现两者同中之异。柏堂城府颇深,喜怒不形于色;子寿急躁动则怒火焚身。此外,擅长辩论的小学校长瀚芝、沉迷风月的花花公子松龄、官气十足的区长绍轩、酷爱吹牛的政客石堂等人物形象,其对话无不各自的身份。在欣赏这一幕幕“庙堂上的丑剧”的同时,更折服于作者杰出的艺术才能。

传统的白描手法简明扼要、形象生动,不经意间展现人物主要特征。但若揭示人物思想发展、性格转变则必须借助西方小说中详细、缜密的心理剖析。它分为两种:一种反映人物在理性、自觉状态下的想法,另一种则描摹人物置身诸如恐惧、梦境、欲望等特殊情境下非逻辑的、散乱模糊、瞬息万变的意识流动。《樊家铺》中线子与其母虽然关系紧张,但绝不至于势不两立。但自己深爱的丈夫面临血光之灾,其母却谎称无钱营救且安然入眠。作者反复描写线子弑母前不断闪现其夫小狗子往日“赤着的粗壮的上半身”、“扮唱各种动人的花鼓戏”、“在田里佝偻着背脊工作”、“脸上抹了烟煤,牙齿上流着血”以及想象中“王七爷尴尬的神气”、“知县狠毒的胖脸”、“小狗子血污狼藉的尸身”等情景。当她听到娘的鼾声“心内如火烧着了似的发烦”,及至最后触到其母包头里纸票时,“一股不可掩息的忿怒从心头直动上来”。层层深入的详尽描绘充分展现了线子复杂焦躁的内心世界,既使线子形象更为丰满生动,又凸显她思想发展、衍变过程,避免情节的突兀。同样,《山洪》将章三官面对抗日由举棋不定到义无反顾的矛盾心理细细道来,效果与前者异曲同工。而《天下太平》结尾,王小福的内心活动则深得意识流手法要义。长期的饥饿之苦与丧亲之痛使王小福早已麻木,加上偷粮所受皮肉之灾,其精神恍惚,呓语不断,已无法像常人冷静、沉着思考。而今又要偷窃对他来说不仅意味着神圣、尊严,更是一种精神安慰的保佑全村安定的霁红朱砂古瓶,这就更增添其内心畏惧。作者审时度势,摒弃以往井然有续的心理描摹,着重描绘主人公在饥病交加、心力憔悴、恐怖缠身的迷乱心境中的幻觉、幻视、幻听,“眼里一阵金星飞舞”,“觉得自己身肢腾了空,又从云彩里飘落”,忽然轰的一声巨响,眼前大亮,“眼前变成一个深邃的黑洞”,“自己有八个、

十个、无数的头”,“像虫子似的飞进了那黑洞里”。表面上虽毫无条理逻辑,但他在精神错乱下仍“看见神龛那菩萨,看见许多祖宗”,“看见他的娘、他的女孩,看见他的妻”,对她们恋恋不忘,这就愈发强化了主人公孝顺、朴实、本分的性格特点。

3.巧设悬念,扣人心弦

“最具吸引力的是挂着窗帘的窗子”。悬念这一技巧在古今中外作品中屡见不鲜,它“预先指出矛盾冲突将爆发,但不知结果”,或“事先交待结果,但故意语焉不详”,^[25]从而使读者对人物命运、情节发展、事件结果产生心理期待。《一千八百担》中宋氏子孙在义庄高谈阔论之际,景元提醒大家要防客民佃户抢粮,未能引起众人警惕。此后区长大论佃户之危害,但却认为“一时是用不着枪”,“料想他们也作不得乱”;《梔子花》中祥发将出远门时其大叔、二叔多次告诫前途险恶;《葭竹山房》里阿园有怕见家乡老太太的心理阴影,“我”使尽浑身解数方打消其顾虑;《卍字金银花》里“我”急于知晓少妇的身世,但折腾数次仍不得而知,最后由少妇自己道破。作者有意将抢粮、谋业惨败、二姑姑之“恐怖”等最终结果偶一叙之,使其若隐若现,并随时间推移,间或加以重复。情节的延宕极大撞击了读者的欣赏心理,触动其好奇,在长时间的焦急和等待中获得强烈的美感享受。这就如品佳酿,久而愈见其香。如若狂吞猛咽,虽能获得一时的饕足,但伴随的则是持久的拒绝和厌倦。

景物描摹、人物刻画、悬念设置是作者常用的三种创作手法,但其他技巧在其作品中亦时常闪现。《一千八百担》效仿《金瓶梅》等世情小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叙写模式,虽未从正面叙写时代风貌,但却在精彩的人物对话和巧妙的情节穿插中向读者尽情展现上至社会战乱频仍、经济萧条、骚乱四起,下到乡里筹钱款、办团防、斗蟋蟀等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时代画卷。然杰出的才能使小说始终聚焦于分粮这一核心事件,达到“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的艺术效果。而文中步青老之言行不一、《泰山风光》中道士先雅后傲的举止以及“官官的补品”、“天下太平”、“泰山风光”等标题则明显受益于《儒林外史》等小说讽刺笔法。^①总之,吴组缃善于根据不同的故事内容选择适当的表现方法,在有声有色的叙述中彰显其聪明才智与良苦用心。

(二)浓厚的乡土情怀

如果说吴组缃对中西小说创作方法的灵活运用

用凸显了作品的内在美,那么文本中散发出浓烈、纯厚的乡土气息则是其外部一道色彩瑰丽的光环。作者生于江南文化名乡泾县茂林。境内青山环绕,东溪古溪两水相抱,魁峰挹秀,风光旖旎。离家之前作者久居乡间,对村民的起居、饮食、言行、社交等日常生活了如指掌。毅然高耸的鸭嘴山、丑怪的岩石、缓缓流淌的大河、砂子卵石铺成的河滩、河岸上高低不齐的瓦屋、坏了的鱼叉杆、挂在乌桕树枝上的大白菜、破旧的衣裤及小孩的尿布、盛在竹箕里的萝卜干、由锯过的木板制成的渔船回环合抱的山峦、葱翠古老的槐柳、明澈见底的小溪、溪中黯赭色的大石……这些淡雅秀丽散发出地域特色的景物描绘已令读者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而村民们禁屠,备火把、龙旗、香案向神灵求雨;“板奶奶”或“板姑娘”在自家屋前排列长凳,筹备茶水、溪鱼、小菜招待过往行人;村里男子工作闲暇在田里唱“花鼓腔”,在茅铺后自搭戏台排演剧目;三太太为其孙喊魂祛病,桂花嫂砍刀板咒骂以泄心头愤怒;伴着点点火光,三官驾船在漆黑寒冷的冬夜叉鱼等生活气息浓烈的场景,还有“作兴”(或许、“飞天的本事”(本领、手段之高明)、“依我火心”(依我的脾气)、“乖乖龙的东”(表羡慕惊叹意)、“三分颜料开染坊”(一经褒奖就飘飘然)、“团鱼莫笑鳖,都是沙里歇”(形容两者半斤八两)、“捋捋胡子一千二百万”(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等大量乡村土语,更激发了读者对这种灵毓秀江南乡村的向往。或许精心营造的风土人情未必出自作者本意,其本人只是在难以割舍的乡愁中默默述说自己最为熟知的人、事、物。但正是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作者家乡色彩斑斓的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世间最美的不是河两岸的风景,而是河水中风景的倒影”。这种美妙独特、别与异地的山水人世画卷引领我们走进纯朴、宁静、安逸闲适的“世外桃源”,在与终日置身其间的繁华、喧嚣的大都市的对话中拉开视觉距离,孕育出巨大强烈的审美效应和魅力四射的生命力度。斗转星移,伴随现代化脚步的不断加快,冬夜叉鱼、屋前迎客等情景也许在现实中万难再现。但当我们摆脱外界烦扰,伏案重温那座哺育作者多年,令其魂牵梦绕的“花园”,精美、别致、淡雅的清香便在心头缓缓荡漾开来。

以上笔者从场景渲染、人物塑造、悬念设置、乡土风味等方面探讨了吴组缙的创作手法及艺术特色。作者聪颖明慧,不断探索,在其作品中我们不仅

目睹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诗画相通的美学特性,亦能捕捉到西方小说严谨、细密、长于分析的理性侧影。这些创作在当时众多服务于政治、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不足为怪,就是在当下我们亦能从其清新雅致的景物描摹、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构思精巧的结构编排、气息浓厚的乡土风韵中,获得巨大的心理愉悦。但爱屋及乌,夏志清在充分赞许作者才能的同时,进一步认为如果创作氛围宽松,吴组缙能成为伟大作家。往事已逝,我们无法见证新环境中作者的风采,但通过已有作品开掘其本人艺术和思想的潜能,预测其日后发展当不无可能。

二

众所周知,伟大作品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晶。它不仅与特定的时代风貌、政治气氛等密切相关,更是作者本人才能、天赋的完美展现。它在对现实客观真实描述的基础上必须传达作者对社会、人生深邃的感悟和洞察,将人类、人性的美好、卑劣、迷惘、困惑艺术化地加以呈现,促进人类彻底、充分认识自己。文学分三档,其一:思想和艺术均浅薄稚嫩,虽反映现实,但仍难登大雅之堂。其二:语言、人物、情节俱佳,但精神内涵幽如。其三:优美的语言、生动的人物等外在形式与崇高博大、震撼人心的思想内蕴相辅相成、双管齐下,这样的小说方能跻身伟大作品之林。反观吴组缙,虽然在艺术上有诸多亮点,但恰恰在最能体现作家才能,其本人亦倾注莫大心血的人物塑造上火候不足。相比之下,作者笔下人物固然有血有肉,但他们零散、个别、孤立,不能将人性中一种或数种最为原始的特质集中加以呈现。道士的虚伪、庆膏子的寒酸、老八哥的愤激、柏堂的阴险仅仅是其个人的性格特征,不能加诸整个人类。漫步世界伟大文学之园,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葛朗台等人物不仅个性鲜明,更重要的是将忧郁、懒惰、吝啬等隐藏在人性最深处的劣性毫无遮拦地传达出来,使大家亲眼目睹自己的卑微、渺小。诚然,能与上述人物望其项背者寥寥无几,但正因艰难,方显伟大。在思想内涵上,早期抨击封建礼教之作已被五四时期大量问题小说反复涉及,且很大程度是作者主观情绪的宣泄,不在讨论之列。而获得一定影响,处于作者创作巅峰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诸多描述百姓疾苦的作品更暴露其价值、精神的匮

乏。苦难是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雨果笔下的苦难彰显深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鲁迅慧眼独具，在众多人物困厄中揭露灵魂的麻木、愚昧；沈从文在苦难的抒写中挖掘人性的美好与纯真；余华笔下人物在与苦难、命运抗争中演绎对生命的向往与执着。虽角度不同，深浅各异，但均在苦难这一叙述本体中融入作者本人的生存体验和哲性思索。并非雨果、鲁迅每篇作品都堪称伟大，沈从文、余华亦难跻身伟大作家之列，但他们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心灵运行轨迹拉伸了作品与现实的距离，促人深思。相反，作者对苦难的叙述始终在客观原生态的平面游走，我们体味到的只是作者那颗心怀苍生、感时忧国的拳拳赤子心。别说心灵的震荡、灵魂的挣扎般伟大深邃的哲思，就连余华那种展现中华民族古老生存经验，闪现其灵动智慧火花的个我之见亦丝毫未现，最多传达的也只能是因包含斗争、冲突等场面而被以往论者强调且大量作品早已滥述的“没落腐朽势力必定灭亡，无产阶级必定胜利”这一政治口号。（当然这并非作者本意）或认为作者未能很好潜心文学，追求个体心灵升华乃当时战乱频仍、政局飘摇的特殊情势及传统文人积极入世、心怀天下心理使然，但19世纪俄国同样满目疮痍，俄国知识分子“弥赛亚”拯救意识比之中国同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为何涌现大量诸如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战争与和平》、《复活》、《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文坛最为璀璨的明珠？全面探

讨两者差异并非本文任务，亦非笔者能力所及，但特有的东正教背景应值得关注。他们虽热衷沉迷于社会变革，但形而上层面的精神旅行不仅未曾泯灭反而愈发彰显。相反包括吴组缃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作家在信仰层面极度匮乏，无法跳跃国事民瘼这一现实层面进入精神、灵魂的维度。作者创作之日左翼思潮、文化广为流传，但尚未定为一尊，作家仍有相当空间从事自由创作。但由于自身文化底蕴的缺乏，作者不会也不能像大师们那样高屋建瓴，站在整个人类、人性的高度俯视世间芸芸众生。这使其笔下人物难以折射人性深度的同时亦削弱了作品的思想。纵使其生活在气氛相对宽松的社会里，也难以有更大作为。

注释：

①《官官的补品》将人血调侃为救命良药；《天下太平》里谣传古瓶能镇妖辟邪，现实却满目疮痍；“风光”本应令人心旷神怡，但我们目睹的竟是国难当头，“丐爷”、道士勒索香客不劳而获的卑鄙行径。这种正话反说，自相矛盾的叙述手法正是传统讽刺技法的要旨所在。

参考文献：

-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 [2]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3]唐沅.吴组缃作品欣赏[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曲晓红

On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Wu Zuxiang's Novels

—Also a Discussion with Xia Zhiqing

Wu Ye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his good quality in literature and experiences with rural life in his childhood, Wu Zuxiang's novels send out a strong local flavor while drawing excellent techniques from the previous works. Due to the lack of cultural deposits, Wu Zuxiang can not observe all mortal beings from perspectives of human beings and humanity, which greatly restricts the depth of his novels in thought and art.

Key words: Wu Zuxiang; a fusion of feelings and setting; suspicion design

论吴组缃小说的审美意蕴——兼与夏志清先生商榷

作者: [吴夜, Wu Ye](#)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社会科学系, 安徽黄山, 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10, 12(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3条)

1. [李泽厚.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2. [陈洪. 中国小说理论史\[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3. [唐沅. 吴组缃作品欣赏\[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1006019.aspx

授权使用: 黄山学院学报(qkhsxy), 授权号: 250e0fc9-9643-4542-b0da-9ecb01034431

下载时间: 2011年4月20日